



# 情侠三千里

台湾

卧龙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第一章 英雄独闯情魔宫

在古都名城，商旅云集的洛阳东城外，十里处有一个不大的镇子——高庄。镇子虽距繁华闹市洛阳不远，但镇上民风却颇为纯朴，可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男耕女织，生活怡然。

镇郊有座豪华的庄院，那正是高庄大善人陈宣德的住宅。

陈家十六口人，个个慈悲向善，名扬全镇。十年前陈家搬迁至此，无人知其来自何处。十年来他们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待人和气，深得高庄之人称赞，美誉陈宣德为“大善人”。

一个圆月高悬，银光普照，天空碧澈的晚上，夜风轻拂，

秋虫唧唧，越发显出月夜的美好与宁静。

忽然，虫儿噤声，徐风不拂，只听自远处传来细微的足声，空气仿佛凝固一般沉重起来。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在融融的月光之下，一个黑衣大汉的身影浮现出来。猛地，那大汉举首望天，那惨厉狰狞的白脸在月色衬照下，竟是那样的令人可怖，寒慄！

这位神秘不祥的不速之客，深夜只身来此，他究竟想干什么？

半晌，他微吁一声，身子一晃，居然迅疾轻悄地飘落到陈大善人的庄院墙外，然后，又一晃上墙。

只见月影摇动的院中大树之下，有一家老小十五人围坐桌旁，喝茶磕瓜子，聚首天伦，不时传出轻轻的笑语。

“一，二，三……十五，咦，怎么少了一人？”黑衣大汉低声自语，不由犹豫片刻。

忽见黑衣人从腰间取出一物，倏然起身，发出一阵嘿嘿的阴笑。

静谧的月夜，这阵阴笑却使院中的人们齐齐抬头惊惶张望，顿感毛骨悚然，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倏见一道白光闪过，好似匹练般在陈宣德的脖子上一绕，未待善人发出哼声，硕大的脑袋已滚落地上。围坐桌旁的其余之人被吓得呆若木鸡，怔坐不动。

紧接着，那道白光又闪电般地在桌间绕旋一周，只听一阵“咚，咚……”响声过后，围坐桌旁的其余十四人的脑袋坠落在桌上，地上。

又一阵嘿嘿的笑声再起，便见那黑衣大汉手腕一抖，那系着一根长长铁链的匕首，就被立即收回。那白森森的匕首，闪着诡异及恐怖的寒光。

身子一晃，那大汉飘然落到桌旁，仔细地将人头放入一个黑布袋中。

“爹！娘！刚在是谁在怪笑？”伴着那惊慌而又娇脆的问声，一阵慌乱仓促的脚步声从厅中传来。

黑衣汉子双目一冷，立即紧盯着那扇通向厅中的大门。

但见一位十八、九岁的美貌少女从厅中急急走出，黑衣大汉猛地一见，也禁不住呆了一呆。

这姑娘一看到院中的惨象，那双清澈的眸子中，顿时充满惊惧与愤怒，那娇俏的身子一阵阵地轻颤着。

黑衣大汉嘿嘿笑着，手腕一抖，那道白光已快速射少女的右腰。

闷哼声中，那少女倒在地上，忍着剧疼她张口叫道：“救……”“命”字尚未出口，黑衣大汉已闪到姑娘身旁，右掌一扬，少女的下巴立即被卸了下来，再也喊不出声。

黑衣大汉盯着姑娘那娇美的容颜，玲珑的身体，目光由冷慢慢地变得狂热起来。他双手一阵撕扯，一具绵羊般纯洁迷人的女子胴体，立即呈现在眼前。

黑衣大汉的双手在少女的胴体上贪婪地抚弄着，双唇也贪婪的吸吮舔舐起来，呼吸急促沉重。

少女的身子受制，欲叫无声，只有那晶莹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从她那美丽的脸庞滚下，心中充满了惊慌和无比的愤恨。

那黑衣大汉匆匆地脱去衣衫，嘿嘿连笑，无情地摧残着这朵温室中娇嫩的花朵。……

良久，黑衣大汉起身着衣，拔出少女腰间那柄白森森的匕首，弯下身子准备要削下少女的人头。

猛听一声冷冰冰的斥声道：“畜牲！”一道黑影已疾射至黑衣汉子背后，直点“命门穴。”

黑衣大汉身子一震，忙向右一闪。“啪！”的一声，一粒菩提念珠已钉中他的左背。他怒吼一声，右腕一抖，白光似闪电般向后射去。

明朗的月光之下，可以看出来人乃是一名缙衣老尼，她似乎很惧怕那道白光，只见她迅即刹住身子，手中拂尘一扬，疾卷向那道白光。

“唰！”地一声，那束贯注内家真气的拂尘好似薄纸般，应声而断，纷纷下坠，飘落一地。

黑衣大汉回头一见来者是位缙衣老尼，好似老鼠见猫般迅即收回匕首，身子一晃，疾射而去，迅速消失于墙外。

缙衣老尼长叹一声：“造孽呀，造孽！”立即挟起失去知觉的少女朝另一侧掠去。

不到喝茶的时间之后，那黑衣汉子却去而复返，阴阴的笑声之后，他绕庄院一周。随即，只见火光一现，那陈家的庄院便大火熊熊，在“噼啪”的燃烧声中，黑衣汉子已经背着那装有十五颗人头的黑袋消失于远处！

\* \* \* \* \*

时光荏苒，一晃已过了十五年。

十五年前那场大火将高庄陈宅化为灰烬后，血淋淋的

十五具无头人尸从此使得陈宅变成一个恐怖的鬼城。传闻之中，每当黄昏降临，暮霭沉沉之时，陈宅里便鬼火飘荡，长长的叹息，幽咽的哭泣。附近之人及行人都吓得不敢前往，经过，远远地避开。

有一天，午后时分，一阵辘辘的车轮声音从右侧那颓败倾倒的砖墙上突然传来，院中的杂草立即一阵晃动，“沙沙”响处，鼠兔处窜，一条正啃着骨头的瘦骨磷峋的野狗也慌忙抬头竖耳望着传来声音的远处。

只见一位少年拉着一辆双轮木板车，昂首阔步走了过来。这位少年年约十六、七岁，身材修长，那对剑眉下灵活的眼珠，高隆的鼻子及紧闭的双唇，显出少年人的坚毅与智慧。只可惜他右颊那柳叶般大小的一块青黑胎记，使那少年失去了几分俊秀，却多了几分杀气。他身穿布衫，虽已补了数处，却洗得非常干净，使得他在贫寒之中，更添一丝骨气。

板车上端坐一位满头散发，一领长衫，年约六旬的老人，他盘着双腿，眯眼吸咂着旱烟。

那少年将车拉到大门口时，突听老人沉声说句：“停！”少年人猛刹车轡，将车停稳，双眼便默默地瞧向荒凉的院子。

老者下车走入院中，观察半晌，便向外喊道：“把板车拉进来！”

少年默默地弓起身子，双手紧握车轡，将板车拉进破门，轡过半人高的杂草，来到老人面前。

“嗯！这里风水不错，我们就安顿下来吧。”老人边吸着旱烟说完，便坐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眯缝着眼睛吞吐起烟

雾来。

少年从车上取出一把大斧，朝右肩一扛，立即稳步走出大门。

不久，对面林中便传来“咚，咚”的伐木声。

那老人吸完那锅烟，立即精神抖擞，从车上的木箱里取出一把两尺长，剑锋已断，通体乌黑的短剑。他蹲下身子，连挥右臂，陈家正厅地面上的杂草便迅即被割割净尽。

当少年再次去扛伐园木时，老人在杂草被割净的空地上，不大工夫又挖好了一些深浅不一的坑洞。

少年将砍下扛回的、被削刮得光溜溜的圆木一声不吭地放好后，老人满意地看着少年擦拭着额上的汗水，又吩咐道：“后墙半里远处有片竹林。”

少年会意地取出锯子，迅速地向后院走去。当他扛回一大捆碗口粗的长竹子，稳步走进后院时，只见那老人正坐在园木上，悠悠哉哉地啣吸着旱烟。

少年放下竹子，望了老人一眼，重又转身向后院走去。

待少年走远，四下确实无人之后，老者起身，手持断剑走到四根较粗的园木旁，他略一思忖，便长衫轻动，断剑飞舞，切豆腐般，那四根园木便被修理得正直，合乎做柱子的要求了。

随后竟见那老人托起被修理好的碌碡般粗细的一根木头，好以丢出一根烧火棍般，“轰”的一声响后，那根粗壮的园木分毫不差，不偏不斜地端插进十五米开外的左上方的那个深坑里。

老人微微一笑，又托掷片刻，那些高矮粗壮不一的柱子

便像金刚般乖乖地站进其余的几个深坑里，一间将近二十坪的房子已略见轮廓。

老人又挥起断剑，削砍好一些屋梁，一阵抛掷，扔标枪般，那些檩条便即各就各位了。

接着，老人从车上的木箱里取出一个方型铁盒，打开盒盖，里面装着许多各种型号的钉子。老人手托铁盒，身子轻晃，立即掠到屋顶，只见他取出铆钉，后掌一按，那根铁钉立即嵌入两柱之接合处，将两柱钉牢。

老人以掌代锤在屋顶忙碌一阵后，那些屋柱、屋梁已被固定妥当。老人轻嘘一声，飘下屋顶。

这时，那少年双肩各扛一捆长竹稳步走来，他瞅了一眼那高耸的屋架，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但那讶色一闪即逝，他没说什么，放下竹子，锯子，抓起一把菜刀又走向后院。

老人愣了一下，就又坐下抽起烟来。

烟未抽完，便见那少年右手提着一捆干柴，左手提着两只被剥了皮的野兔走了回来。老人不由地点点头，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

那少年堆好干柴，找来一根木条穿过兔尸，便立即点燃那堆干柴，烘烤起兔肉来。

老人含笑抽完那锅烟，走到后院那爬满枯藤的井旁，他用断剑削断井口上缠绕的藤条，探头朝井中瞧了一阵，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将里面的药粉倒入井中。

他回到火堆，少年已经手持一只烤得香喷喷的兔子及一个酒葫芦走到他的身前，他不由微微一笑，少年人受宠若惊。



那老人虽年逾六旬，可胃口不输年轻之人，只见他连撕带啃，那只大野兔眨眼间便烟消云散，他举着酒葫芦一边在院中转悠着，一边咕嘟地大口喝着。

深秋的夜晚，清露渐重，一高一低的鼾声从陈家宅院里隐隐传出。

＊ ＊ ＊ ＊ ＊ ＊

次日黎明，那少年已经拿着大斧离去，老者也提着一个木桶走向井旁。他汲起一桶井水，嗅闻一阵，喃喃自语“啊，早知井水如此甘甜，昨日就不该浪费那瓶药！”

他以双掌汲水漱口洗脸之后，回到前院，从车上取出一个被烟薰得黝黑，凹凸不平的茶壶，盛满井水，吊在烤架上烧起开水来。

水刚烧滚，那少年已拖着一头血淋淋的野猪走了回来，老人乐得一笑，取剑切下两只猪腿，洗净之后，烘烤起来。

那少年又继续去伐木，砍竹……

这一老一少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忙碌着，一周之后，一栋以竹片及茅草编成的房屋已经完成了。

是夜，老人与少年坐在厅中竹桌旁，各拿一条猪腿狠啃着，半晌，那老人取出腰间的酒葫芦喝了一大口，递给少年，“庆祝新居落成，喝一口！”

“行吗？”

“行！”

少年接过酒葫芦抿了一小口，立即将它递回。

“哈哈！再喝！别像个娘们！”

少年仰脖“咕噜”灌了一大口，缓缓地咽着。

“哈哈！富家一席酒，穷人半年粮；老夫一口酒，够你晕半天，小子，你今夜不会再失眠啦！”

说着，接过酒葫芦又喝了一大口。

少年慢慢咽下那口酒，只觉全身热乎乎，头儿晕沌沌，赶紧吸口气，啃了一口猪腿。

老人今晚似乎很高兴，只听他问道“小子，你跟老夫多长时间啦？”

“十一年零十二天。”

“哈哈！小子，记得挺清楚的，恨老夫吗？”

“不恨！”

“真的？”

“真的！”

“哈哈！你跟老夫，虽吃苦受累，但总比跟你那赌鬼父亲强多了，至少，老夫不会揍你，对不？”

少年神色一黯，迅又恢复正常，点头道：“对！”

“狗日的！老夫从没见过那么绝情的父亲，竟然连自己四岁多的唯一的儿子，也舍得拿去押注抵债！”

少年双眼一红，立即低头不食。

“算啦！不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小子，多吃些，明天就去寻找一个人，一个只有六个手指头的妇人！记住，六指妇人！”

“是！找一个六指妇人！”

\* \* \* \* \*

第二天天还未亮，少年就拉起空板车走进高庄镇中，高声喊着：“收破烂喽！收破铜烂铁废纸空酒瓶！”

清早的镇上，行人熙熙，店铺开门，人们闻声纷纷望着这个收破烂的少年人，少年在镇上转了一圈，并未看到有一位长着六个指头的妇人。这时天色已过午时，少年靠在镇郊的一颗大树上啃完一块冷肉，歇息半晌之后，立即拉车向洛阳走去。

洛阳古都，繁华热闹，少年入城未走完一条街，板车上已堆满了各种破烂。那少年并不在意收了多少破烂，又转了两条街，并未发现六指妇人。夕阳西下，少年拉起堆如小山般的破烂车朝家中行去。

回到家中时，夜幕已笼罩了大地，他将板车停在厅前，立即闻到一股清香的饭味，他顿竟腹中咕噜作响。

入厅，只见桌上的旧锅里冒着热气，清香阵阵飘荡。老人坐在椅上吸着旱烟，含笑问道：“回来啦！快吃饭吧！”

少年立即起木碗，揭开锅盖，惊喜地发现了锅中的米饭，碎肉，啊，还有笋片！”

吃腻了烤肉的少年人，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老人走出前厅，边察看板车上的废品，边回头向屋中问道：“嗯，收到不少！那位妇人找到了吗？”

“没有！”

\*\*\*

时间又过了一月多，少年人转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仍未找到那位长着六个指头的妇人。

一天黄昏，少年满载破烂，拉车踏上归途，突然地看见处一个人踉跄踉跄急奔而来。少年起初以为那人喝醉了酒，待那人奔进时一看，居然浑身是血，他吓得忙将车子拉向路

旁。

这个浑身是血的人，是一个身瘦似鬼，长相似猴的中年男子。他瞅了一眼少年及板车一眼，又匆匆朝前奔去。当这个中年人将要跑过板车之际，猛然从怀中掏出一物，迅即塞入车上的破烂之中，然后，匆匆躲入大路右侧的一片树林之中。

少年想到：“哇操！那家伙真行，流了那么多血，还能跑得动！”竟毫无所觉地加快步伐拉车前行。他急走了半里路左右，立即看见六名仗剑大汉从前面疾追过来。领先的大汉一边辨认着路上的血迹，一边直望着少年。少年心中一慌，忙低头拉车快走。

只见其余五人继续追了下去，而那名望着少年的大汉却拦住少年，恶声问道：“喂，小兄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男子？”

“他……他一直顺路跑走了……”

“真的吗？”

“真的！”

那人冷哼一声，立即朝下追去。

少年松了一口气，拉起车子跑了起来。当他终于看到了院中厅里透出的微弱光亮时，蹦跳的心儿才静了下来。

老人正坐在屋中的椅子上抽烟，见到少年人异常的举止，便放下烟杆沉声问道：“小子，怎么回事？”

少年喝口开水，说：“哇操！我看见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中青年男子被六名大汉拿着剑在追杀！”

“哼！江湖奔走犹如刀口舐血，朝不保夕，那有何可惊之

处,去吃饭吧!”

少年不再说话,低头匆匆吃起饭来。饭后上完厕所,他皱着眉头,脚步一拖一拖地缓缓进入厅中。老人见状立即问道:“小子,又怎么了?”

“我……我……身底下那玩意皮破了!”

老人轻喔一声,低声说道:“肯定是你回家路上跑得太急的缘故!”说着,自怀中掏出一个小瓶递给少年:“拿去,上点药!没事!”

少年急忙回到自己房中,点上蜡烛,褪下裤子,轻轻地把自己那“玩意儿”的“皮帽”往后一褪,只见他那龟头后边的颈部处居然奇怪地绑挂着一颗拇指般粗细的圆东西,就像狗儿挂着小铃铛一样,那根绑套在龟头颈部处的细线,已勒入肉中,使那地方红肿,流血。

少年忙从小瓶中倒出一粒黄豆般大小的白色药丸,捏碎,用口水调成糊状,轻轻地抹在那红肿、流血的地方。

上完药,他顿感轻松不少,便小心地穿好裤子,脱去布靴,慢慢地躺在竹床上面。不久他已悠悠入睡。

一会儿,老人悄悄闪入少年房中,朝熟睡的少年人后脑轻轻一拂,随即褪下少年的裤子,仔细地瞧着那少年的下身。良久,方替他穿好衣服,顺手替他盖上了被子。

老人刚回到厅中,猛听院外有衣袂破空之声,便轻咦一声,立即挥熄烛火,默坐厅中椅上。

不一会儿,只见一道瘦削的人影出现在破门外面,那人朝院中窥探一阵,方始奔向停在厅前的板车。他在板车的破烂中一阵摸索,取出了一个小盒子。他欣喜万分,正欲转身

离去，突听厅中传出一声“慢着！”

那人猛地一惊，却并未停下，而是急速地向门外掠去。

那知，他刚掠近破门，只觉头顶掠过一阵微风，他刚刹住身子，立即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那人的烟杆居然已按住他的右肩，他顿觉那不大的烟杆却似泰山般压了下来。他闷哼一声，身子同时向下紧缩，欲避开那可怕的烟杆。

却听老人一声冷哼，腕力骤增，“咚！”的一声，那位不速来客立即双膝跪地，颤声求饶：“前辈……饶命……，王艺伟……知罪。”

“王艺伟？就是那个妙手空空王艺伟？”

“是……是的！请前辈念在晚辈‘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份上，饶过晚辈这一回，晚辈今后绝对不敢再冒犯虎威了！”

老人一声冷笑，夺过那个小盒，厉声问道：“盒内装有何物？为何竟不顾养伤，连夜来此取回？”

“这……”

老人冷哼一声，双目寒光熠熠地盯着王艺伟。

王艺伟打个寒噤，忙说：“为避免被关中六煞发现，前辈可否容纳晚辈入厅仔细禀报？”

老人冷哼一声，烟杆一点，制住王艺伟的“肩井穴”，径自飘回厅中，王艺伟只好踉跄跟进。

老人坐在椅上，点燃烟锅中的烟丝，吐出三个烟圈，然后望着惊慌地跪在脚前的王艺伟一眼，沉声催道：“快说！”

“是！是！可否先请教前辈的尊讳？”

“有这个必要吗？”

“这……”

“姓王的，识相些！”

王艺伟略一迟疑，便问道：“前辈，你可听过‘通天指’？”

老人身子一震，被烟呛得连咳三声之后，问道：“通天指？你是说通天叟遗留下来的通天指吗？”

“正是！它就装在你手中的盒里。”

老人激动地立即打开盒盖。

倏见一股黑烟急涌而出，并伴有“咔”的一声细响，一蓬细如发丝的闪着盛光的短针已疾射向老人面门。

老人急挥衣袖，欲以内功震开那些毒烟，毒针，猛觉头部一晕，脸部一阵剧疼，他不由暗感不妙。几乎就在同时，老人倏觉一股劲风袭向胯前，他喝声“畜性！”连人带椅向后一退，手中的烟杆脱手疾射出去。

王艺伟原以为老人既已中毒，自己乘隙突袭定可成功，那知老人的功力及应变能力居然高得出奇。他只觉胸口一疼，失口惨叫一声，睁着惊疑的目光盯着那根尚露出胸口少半截的烟杆，慢慢倒了下去。

老者原本要运功逼住毒势，只因方才闪避攻敌，致令毒势趁隙而入，一声闷哼，老人也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一个时辰之后，老人才醒了过来，他挣扎数次，仍然爬不起来，不由神色大变！好半晌之后，只见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瓶盖一掀，立即将所有的药粉倒进口中。

他倒在地上喘道：“真该死，想不到我瑶琴书生许光泰一辈子打雁，竟会被雁啄了双眼！”

“该死的王艺伟居然设局害我，如今我功力已失，毒已入髓，虽服下解毒散，不知能否祛除此毒？”

想到这儿，他不由长叹一声。

早晨的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一想到昨晚自己曾制过少年人的“黑甜穴”，老人便不再呼喊。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吃力而又缓慢地爬向自己的竹榻。他从枕下取出药瓶，将药服下，躺在笔榻上休息一阵子，但全身疼痛仍剧烈万分，心中长叹，自知大限将至。

突听少年人的房中传来起身的响声，老人全力喝声：“小子，快过来！”

少年匆匆走来，许光泰吩咐“快把那尸体埋掉！”

满心惊疑的少年，并未多言，他已习惯于执行老人的命令。

看到拖着尸体走出门去的少年，老人略一思忖，便吃力地滚下竹床，向厅中桌子爬去。好半天，老人才爬到桌旁，他费力地抬起右臂伸向桌上，一阵摸索，他终于抓到了那个小盒。他将小盒抱在怀中，双手微微地颤抖着。

打开盒盖，只见盒盖内侧刻着“大难不死，方配拥有！”老人不由凄然一笑。取出那个套装在里面的小玉盒，打开一看，果真见玉盒中摆着一根一寸多长，状似拇指的东西。

“通天指！”许光泰全身一阵轻颤。

“师傅，你怎么坐在地上？”回到厅中的少年，忙上前将老人扶坐在椅上，“你病了吗？”少年急切地问着。

许光泰摇摇头，颤抖着右手将小盒递给少年。

少年诧异地接过盒子，只见盒盖上一片密密麻麻的小



字，一个也看不清楚，问老人道：“师傅，这上面还有字，又密又小，我一个也认不出！”

许光泰心中不由后悔道：“我以前怎能自私地不肯将武功传给他呢？没有精湛高深的功力，这些又密又小的字，他哪能认得出？”

许光泰叹口气，对少年人说道：“给我倒碗酒来！”

少年忙回老人屋中，从酒葫芦里倒了一碗酒，端给老人。

许光泰仰脖喝完碗酒，长吁一口气，说：“小子，好，好保管它，你日后若能瞧清那些细字，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少年点点头，立即将“通天指”盒掖进怀中。

“记住，小子！千万别让人知道你有这个东西，否则，你会招来杀身之祸！”

少年闻言脸色大变，嗫嚅着道：“那……那我……能不能丢掉它？”

“不行！你小子可知道有多少武林好汉，为得到它，不惜互相残杀，死伤无数？许多的人千方百计想要而难得到的东西，你若私身将它丢掉，老夫我即使做鬼，也不会饶你！”

少年看到老人那无比激动又充满希冀的神情，内心变得坚定起来：“师傅，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保管它的！”

老人满意地点点头，脸上浮起了微笑。

老人让少年坐了下来，沉思着缓缓地说道：“小子，我要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中。”

在湘赣交界的重山迭岭之中，有一座“多情峰”，峰中居住着一群嗜杀成性的凶邪人物，为首的人是号称“情魔”的